R5568.2/5924.7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PL
989
.75
H65
1925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gift

思省齋遺稿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ANMUN
MAY 24 1968

思省齋遺稿序

維我滉叙文彚谷先生之講邑
湖上也滉遊之彦強邁一團時
別有若思省齋宋公諱在以叙
任之執函何生之義凡性命理
學淵源與義蘊聞他人所不聞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先生愛重之深以爲學稱謂之遐而庶播士友尊達情急使先生之道蓋嘗別人又許以衆門之鶴翎爲善公天資淸粹温良自十四五時已卓然以斯學自任故其見於行者多有可書尤

明於出處之分不能周旋於切歲之時權自恣者曰寧為學顏閔而不得亦願為季氏所使也此可見公之所以見謂吾欲但其緒餘又不及敘子十年所以未至體段已具之地惜矣公友

人申性恂於毅文輯公論著僅
得一身人有以此少之者盖公
爲學實不事於記誦文詞之宂
別亦可見其爲學之一端也已
歲乙丑驚蟄鄭三從弟龍在序

惠省齋遺稿卷之一目錄

詩

陪再從叔道谷蘭谷兩先生與諸同志登吾道山以春服初成麗景遲分韻賦詩得景字
用紫極宮韻詠幽居
浪吟
寄諸同志
靜居用陶靖節韻
寄同志
用朱夫子韻自警

題竹梧室壁上

立春 四

秋日郊行偶感

無傷人不識

春日登詠歸臺

古紙堆中得見大明歷書有感

偶感 四

春日園中賞桃

與同志講朱書

勸弟用功

秋夜泛舟
寄族弟丙見 龍在
暇日與人聽水
有人歎地卑家貧爲學無所用仍以此贈 二
有悶
淸夜偶成
見人寄詩三嘆拙搆一絶
詠歸臺講罷後用晦翁韻
最樂堂陪再從叔道谷蘭谷兩先生及族祖寬汝 敏植 族叔敬叔 炳穆 與任潤萬 坎宰 送張

□矩 柄志 聯句

挽梅軒再從叔

書

上參議再從祖

上道谷再從叔 二

與申景毅 胜均

答外兄金學源 瑩洙

與庶再從叔松棲 鍾鶴 ○二

與任潤萬 坟宰

與族弟而見 龍在 ○五

答宋景顏 鍾彔 ○二
與張舜短 柄志

思省齋遺稿卷之一

詩

陪再從叔道谷蘭谷兩先生與同志登吾道山以春服初成麗景遲分韻賦詩得景字

天朗春氣晴行行巾屨整引手又攀蘿尋幽到此境知是造化翁召我以烟景山下碧澗聲山上白雲影萬象太古如謁來愛閒靜翠壁成方屋蒼巖繞畫屛春服又春酒登臨玆日永

用紫極宮韻詠幽居

吾家何所有青松又綠竹亦有東籬花秋風盈我掬

林泉終可久雲物媚幽獨苔痕上階青幽禽入簷宿
生涯付石田居處陋巷卜山中亦有憂世事多翻覆
憂之亦奈何白圭日三復靜裏乾坤大此樂誰能熟

浪吟

世道浮沈多安泊嗟無所春雨紫芝肥遐踪將追去

寄諸同志

同處非難哉相知不易矣所以朋友情緊自講磨始
書冊中存心世事上洗耳固陋頓自忘鼓勸數君子

靜居用陶靖節韻

滿架何有曰惟詩書仰息俯讀適我歡娛時或應事

樂此靜居勿失少壯有嘆窮廬

寄同志 並序○庚辰

吾輩坐春立雪相與周旋今幾年斯俱無所進方庸憂懼況今一朝離索而皐比稍遠烏頭之力安保其久而不淡耶有懷耿耿夜枕無寐玆者敬次国丈原韻要伸繾綣之意伏願僉君子亦賜和章幷乞斤正焉

學問在勤篤聞道習以時造次顛沛間亦當必於斯
年富學無進思之堪可嗟幸玆多畏友驅蛩永相恃
心志如符合雲窻共咿唔日夕繾綣意同處莫相離

世事何多歧不幸分書帷只緣勢無奈實非情所虧
雖然多慷慨今我詠斯詩分手更問君交道知不知
君子好悠久小人樂已而回薄萬古來云何有參差
可笑已而交亶爲識者噱樂哉悠久交片心兩不欺
君子輔以仁小人求以私可以一言蔽交道久是期

用朱夫子韻自警四首 并小序○辛巳

夫道者天理之流行而日用事物當行之路
也無玄妙無聲臭而渾然與天地常存而不
亾者也然惟聖賢者獨能知焉行焉而凡人
則不能者何也夫聖人者生質淸明義理昭

著不息不勉自然中道賢人者生質雖不如聖人而亦能學知利行必至於極處而後已焉又有非聖非賢而猶且困知勉行者蓋人禀有此三等之分而及其成功則皆一也然所謂凡人者氣質濁駁義理昏昧必待夫困勉而後可得而乃反不肯用力自暴自棄不知其違禽獸不遠之爲可恥而動必乖方言必悖理視必亂色聽必奸聲反覆沉痼本心牿亡則其於道也不知不行也固也人或勸勉以道則曰惟聖賢爲能非我所能也噫踼

躍築埋子孟子所戲而卒爲亞聖暮歸喜獵程子所爲而終爲大賢彼徒知人稟之有三而不知成功則一也是以甘爲此自畫之說而不可與有爲也不其可哀也哉然間或有以學爲名而不能着實立脚似做不做虛度歲月此與暴棄者志固有間焉而其終不可以成功也則亦一也可不懼哉余以質鈍性懶幸賴師友之警發略知學之爲不可已者行之不力終不能躍出前日窠臼如此而其可望見道於依俙彷彿之間也哉是則可憂也

已玆用朱夫子題可老所藏徐明叔畫卷韻作四首以爲自警云爾

雲霧滚掩山峯峯羣凝起久之雲霧盡曉月照千里

右吾道山

曉月醉夢醒奮眩一勇起整僂問行人此道卽萬里
莫嫌道路長脚跟日漸起努力行不已吾家無幾里
吾家知不遠簾角中天起歸來樂於斯幸哉得仁里

右行人

題竹梧室壁上 并小序

過柳堤至竹塢入梧室明窻靜几左圖右書

境界灑落依然如處士人所居也仍不勝悠
然浩興以揣筆短句鼓題壁上而歸

門柳風拂清墻梧月生明月可以洗心風可以養情
明窓又靜几左圖復右書倚窓而憑几玩圖而看書
圖書樂平生窓几安所居如斯而無教不免徒逸居
逸居非所難無教是可憂四者書惟好涵養而優遊
聖賢多般訓勇行勿遲留久久勉不已乃與聖賢同
圖書與窓几梧月與柳風方知此趣味悠然合吾情
主人其信之吾言萬一明（主人指族弟龍在）

立春

微悃慇懃祝新春君王德業日就神莫道布衣空勞
力山居不是欲亂倫

其二

顧自立春後萬類皆新意余亦化中物豈曾或有異
惟人所新者只是學問事無違循天序卓然立爾志
時習無或怠寸晷能莫遺直內主於敬方外依於義
眞知而力行夙興而夜寐勉使爾胷懷坦蕩絕私累
姚姒以爲期不至且不置如此立心後成德乃可議

其三

顧此立春後余年雙十字歲事云已怊學業無所至

終宵不寐息於是滾自愧徒愧亦何益淨洗此心地
亹亹勉不已愼勿自暴棄上帝寔臨女毋虞亦毋貳
歲月不與我豈可疑且遲

其四

高山青環四碧溪細流前卜居已得所何用商山巔
風月房室內烟雲峯巒連景狀乃如許柴桒莫或先
採蔬雨後園釣魚月下川生涯亦云足方丈不用焉
屋靜圖書閑持我性情全何向此外去空然獨成癲
山林日月遲長留我百年

秋日郊行偶感

秋意郊墟日漸生荳花稻葉共鮮明烟霞山裏安吾拙風雨世間笑爾忙流水川平無限際啼禽林密不勝情所懷詠罷歸來晩野樹蒼然返照橫

無傷人不識

何傷一世識名稀可看古書辨是非惟恐終無融會日不能賢聖與同歸

春日登詠歸臺

風物携吾詠以歸悠然發興拂春衣來坐青山流水裏卻看心下渾無機

古紙堆中得見大明歷書有感

二百餘年失舊都含寃忍痛是吾徒安得掃淸腥羶汚　大明天地似氷壺

偶感

邊塞所聞歲有驚由來往往壞衆情吁嗟肉食揚揚者奈不芟除振義聲

又

忘機世事轉依俙好取浮雲屬是非澗畔日遲松子落主人無事掩寒扉

又

籬邊秋菊幾芳叢名節初聞栗里中桃李東風爭窈

寃還疑此君有巧功

又

寒屋纔能爲數間寄居老澗及蒼山洛下五陵非不好一生自信漠難攀

春日園中賞桃

日見東風入小桃悠然植杖立東臯謾成一律吟來了句話無非是和陶

與同志講朱書

繼往開來朱氏學卷中萬語又千言有時每得同求至鎮日下帷共討論

勸弟用功

聖賢訓語載諸經初不妙玄易且明學問實非難力者但將此語勉知行

秋夜泛舟

清夜泛舟中流下樂意悠然却無雙眠鷺烟沙逞閒夢江水蒼蒼月盈江

寄族弟而見時龍在讀書于中庵寺

嗟吾家内没憂愁羡爾山中得静休望界風光無限樂何如示及寄書頭

暇日與人聽水

清衿臨水共暢披忽覺是心湛一時里老莫相緉桃去且將此樂世與知

有人歎地卑家貧爲學無用仍以此贈

道理何嘗或有私貧寒憂戚罔無宜勸君從此求成立將見天翁自有知

又

陶漁虞舜終爲聖簞瓢顔淵竟樂貧榮辱不須深較計一生便可守天眞

有悶

千秋聖道將泯湮一世不知有此身隨風浮動無全

脚壁仞砥流問幾人

淸夜偶成

一輪月上透千山浩浩亙無彼此閒萬事平生理排
遣長將胷次得溫寬

見人寄詩三歎拙搆一絶

妙年一必似君人不數榮枯賤與貧學得身家成立
處箇中自有這心眞

詠歸臺講罷後用晦翁韻

王山風義我曾欽此日詠歸萬古心好鳥鳴春歸遠
樹殘花浥露落遐岑坐松幸得煩懷濶講道愧無舊

[illegible]沉夏願諸君毋沮隳爲賢爲聖在如今

最樂堂陪再從叔道谷蘭谷兩先生及族祖寬汝 敏植 族叔敬叔 炳穆 與任潤萬 坎宰 送張舜矩 柄志 聯句

之子勞重繭多感情特出 寬汝 已喜盍簪同況聞規戒密 道谷 如駏之得蛩如吕之得律 蘭谷 頓忘羈旅愁鉛槧紛書帙 炳志 云何不同居江山閑嵂崒 炳穆 白雲忽入望知子鄉思汩 獻在 仁者有贈言臨違我敀述 坎宰 學業在存心靜裏須斂膝 寬 恐虧一簣功努力莫求逸 道 圭詩復時時盤銘新日日 蘭 此行觀

感多如聞點也茲 柄 郇堪遠相離追遊情未畢 穆 驪駒悵莫畱懷事酸金橋 獻 古來幾男兒別亦云多術 坎 此別諒無傷只望行李吉 寬 行矣樂考槃雲山採芝朶 道 夜讀而晝耕何如患得失 蘭 良箴誠不虛從當服膺實 柄 離合不須論交道貴如一 穆 靈犀若相照千里是房室 獻 自愧蒹葭姿忝依玉樹質 坎 滔滔彼何人拍肩云膠㭍 寬 對面外若肰旋踵中未必 道 所以多損三因之難復七 蘭 願言淡如水無使甘若蜜 柄 實事勉針磁文華期杷櫛 穆 漠漠夜燈淺別懷辭表溢 獻 他時南來鴈勿忘寄花箋 坎

挽梅軒再從叔

惟公之心術俯仰無可恥溫厚人莫及眞實世罕比已是無物吾那復有彼此風味淡宗衰芳名動鄉里摠是仁者事宜乎受多祉豈知三歲疾今日竟不起薤歌過泉路雲樹共慘爾慟哭斜陽下回首漸遷迤光霽已漠矣新阡忽巍巍

書

上參議再從祖 甲申

四月上答伏想已覽矣伏不審比年來旱炎無類氣體候不瑕有損視民之際不甚有愁惱者而或害神

養否從孫所讀以綿薄材力尚賴從叔輩之策勵而強力起做終是無自得之本猶未免作輟況今三數年以湯患積廢之餘繼罹禍變也心之無寧爲幾許必得先覺投劑而後可治其病根乃者義學叔坐病未能允叔又隨駕遠遊矣然則上無警策而下不能自力不覺中心之放事之失可勝枚舉時自愧歎耳

上道吝再從叔 甲申

近頗從事於九容九思或覺有味而但所謂舊日伎倆者不知中間間肆害甚苦然却是實竊謂此足以爲一生受用者也內外俱兢養此學之大義則二九

寧或有可損松叔尚同處而其爲力漸見消散可悶
蓮叔無這般病於此見弟勝兄也淳仲近與月峯叔
相處頗實意下功甚羡景顔亦着實老成識見漸就
誠可畏者也同志中此數人外別無可道者耳近得
老洲集雜識於仁溪每日謄草一二張其語意莫非
至緊切也將有大益於後世之學者已或得閱否不
能陪講請教亦爲恨耳

上道谷再從叔

數年慕鬱之餘忽伏聞還駕已稅本村下情欣滿直
欲忘病潦炎交極遠程勞攘餘氣候神扶萬旺從祖

每筋力康泰伏不勝慕祝之至姪攝養失宜自春吟病至今未已上貽祖父兄之憂者已是多矣情私悶迫而平日所業亦坐此荒廢無可收拾回思教育之恩則愧懼實深每欲偷些看些而素養不固易爲二豎兒所擾奪是眞病也而實不知何以爲藥也只伏望速圖下臨俾承面敎而慰釋也

與中景毅 甡均○庚辰

一朝分離已非周年同處者之所能堪遣也而遽有旬餘之阻絶憧憧戀仰實不能食息已也况此者大風驟雨多失其序使無病者易受病有病者易添祟

者乎不審玆者所愼伊時勞攘之餘果無添苦之慮而漸有勿藥之望耶區區仰慮不啻萬千竊念吾兄之所愼積有年餘則快效實非一朝之所可望也幸勿有遲遲之歎而徐待之常以吾勝病勿以病勝吾差與不差任他而時常收斂在我之精力攝養之暇讀聖賢之書體聖賢之心以至鳥飛魚躍有得於心則自不覺二竪之苦戲而可望其瘳矣先覺豈欺我哉范蘭溪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亦非以此歟願兄留意焉弟雖蒙陋敢爲兄奉獻焉勿以人廢言如何弟重省幸安而師門患節尚不見快復悶私悶

私所業今猶古鹵滅而已則何足奉道哉幸望因風
提警以豁蒙蔀也千萬不戩

答外兄金學源 瑩洙 ○辛巳

音候之阻今又月餘矣此諸一日不見如三秋之語
不其爲久耶時自悵慕而已卽因隣便伏拜下書慰
慰萬萬況伏審侍體候伊來萬旺者乎然書中無德
業相勸之意而亦無箴課進否之示只如舉世浮浮
相知者叙寒暄往復殆非內外從間恩義兼濟而規
責以善惡底樣子也觀乎溪湖櫟泉相與之際則已
不啻絶然儘覺世降而俗渝也今兄主抑或困汨於

産業而不能留意於此乎年歲向衰無以用力而趑趄於此乎竊想兄主之事勢與時節則固無此二者之難而乃有此二者之病獨何意哉竊爲兄主不勝慨然也今兄主苟有志於學則不出家庭而規模已斐然矣遠法文元公之遺訓近守副率公之所爲則其造詣得正而功用將無窮矣兄主何不爲此而乃欲駸駸然流於俗叢共彼浮沉自反乎先祖之遺規耶夫人之有子孫而所以爲好者以其有繼述而然也今若自安悖戾於祖先遺訓而馳汨於流俗俚汚則其好也從何而見之乎鼓山任公之言曰爲凡人之

子孫易爲名門之子孫難惟兄主深念之自古爲名祖悖孫者豈有種子乎其與放肆自用無所不至至有辱及親禍及身者計較而觀之其淸濁雖或有間而悖之爲言則一矣兩不可逃免也然則豈其不可深察而勉旃者乎不敢與之自外而輒以爲獻望須篤志於此勇往直前無或少怠如何甚望耳栗翁要訣是入道蹊經學者之所可終身服膺者也且須取而讀之從容默會於文義句讀之間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使吾之志日以確吾之知日以明吾之行日以卓然如何以兄主之明敏材力若能有志而求之

則其於學進就不可量矣勿以從弟之爲人齒滅無足觀并與其言之或有可信者而棄之也夫爲學只知與行而已讀書之要亦不在於貪多務廣只在乎一言一句必求踐履之方亦須潛念焉若自家求道之志甚篤則雖斬作萬段亦須向前也世俗啾喧自其常態則豈可恐其見乖而遲疑等待也幸須視之常態而勿少有拘牽之失如何若如此悠泛只欲爲不背於道而亦不背於俗則吁嗟一生儱侗混淪其所言爲無非是和泥合水底撲子也亦有何益哉須自擔當此道以之用百千之工不得則不措而陶令

所謂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遠孰敢不至之語時一諷誦而信服焉至於得失榮辱付諸青天而只俯首聽命如何泰文昌諸昆季亦不可任其所爲而必以小學之教教之使其德性培養成習以無後日扞格不勝之患如何內從弟重省事幸依而家稻彌甚去念見女慽而今初又遭仲家第五再從叔喪事慈癠尚彌畱不得脫然復常而師門從叔本患近又闖發今已日久矣悲廓中尤極悶迫所業本以綿薄材力無以所立而又此奔馳於喪慽憂苦之間則其所存幾許而其所失倘如何耶只作空空然一物其

爲小人也必矣只自愧歎而無及餘歲除不遠惟伏
祝饑迓百福威課日進不備上候

與庶再從叔松棲 鍾鶴○辛巳

聞賢叔喫烟比舊益倍是何等好物而不肯决然痛
斷一至於此乎設使此戒雖出於流俗庸人之口猶
可擇取而信服斷除也况已有仙翁之嚴訓以至近
世近齋朴公尤說得其弊詳盡親切又有叔主道谷之
面命也固當痛斷不留而乃反尋舊愈吸亦獨何心
哉人若篤志於學則觀法於千載以上興感於千載
以下見聖賢之訓若在座敬聽而反求諸身一一體

察有善則因其言而益勉焉有過則因其言而速改之終成其德古人盡然然則仙翁之戒近齋之説猶可觀感而速改之况復有叔主面命者乎此不但爲自家學業之不篤而可惜也亦於敬兄大關其違悖不可言豈其可不憂歎者耶古人所謂犯上陵長亦是此類然則賢叔烏得免乎犯陵之科乎由此言之流俗庸人不孝不敬猶無足怪願賢叔若見此等人勿爲嚴斥也彼必不肯俯首聽命而亦必對衆賢叔之所爲而計較也亦何益乎言念及此不勝寒心幸自今日矢心痛斷不留頃刻如何今日之復吸厚因

其無所事爲而見其復萌也須一味於書冊涵養此身心其於學求之若渴者之於飮飢者之於食不使須臾而間斷焉則彼必不能爲吾心之累亦不容馳奔於彼矣未知如何試一聽從而用力焉幸甚幸甚

答松樓

昨者一番奉告後尚未見答居常鬱鬱乃得承拜甚爲洽慰然所未安者以吸烟竹對衣洋布而欲相立罰目不肯聽從也因此論之則人若陷於窞井而死則賢亦從而陷之死而不悔耶人若不孝於其親則賢亦從而爲不孝乎今日吾輩之衣洋物實非心所

欲而爲者也以其旣有而身在不能自專之地仍姑
衣之而乃欲其盡弊之後決不覓造着身則後必有
脫然之日而賢叔之吸烟若如是因仍不絕則是必
爲終身痼疾而止也其可不爲嘆惜者耶夫聖人之
於狂夫孰或可取而法之者也孰非嚴戒而斥之者
也然古人猶言曰狂夫之言聖人必擇焉然則聖人
於擇言之地寧或以其狂而初不虛心觀理盡爲嚴
斥而不取其言之或有善者耶且以古人所謂自天
子以至庶人莫不須友而成者觀之則其所以成者
以其有規責而然也若反是而或有友朋規之以失

則便舉其人之所失而相立罰目以相勝爲主不肯
虛心而相受責之以善則歸之妄言不肯信從而相
勉焉則已非聖人狂夫之言必擇焉之意而亦何從
而成之哉今果如此則是視規責之人若不共戴天
之仇也人肯與賢叔爲仇也然則其不成也已矣然
以堂內之義言之有所自別焉若不極力勸勉則是
陷其骨肉於不義之科也焉有敦睦之謂哉是故不
敢以路人視之而盡誠奉告自今以往勿以吾之衣
洋物爲對擧之罰目而自安於計較勝負不覺自陷
於非義而用意戒絶如何且鼓山所謂似非大段惡

事云者不可作如此看雖不以大段惡事言之旣以惡爲言則是必非先王法物而乃末俗流傳之妖法可知也人苟有志於學則固當以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爲心而一言一動必求合乎先王之道不少假貸其惡小而苟留之心也何其言之已甚也且其文必不如是而止其下必有戒絶之語今乃以其一貫之文折半掇中只取其可借以爲憑資之者乃並其親切勸戒者而杜撰說去則是亦不爲賢叔之過耶願更詳察焉且以滯甚不能耐爲推托之大目其物若果消滯則朴近齋必不有雖云消痰

而熱反助痰雖云下滯而毒實耗氣之戒語矣此豈亶爲欺我而詭者耶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蔽一言試用功夫於昨書所告讀書涵養之語如何枝絶苗脉以愚爲謀則似不出乎此已爾餘惟望照燭

與任潤萬 坎宰○壬午

前月雖有便而適多所幹便又甚忙不能修候必致厚誅矣卽因抵家伯書詳知安節殊切慰仰伊來阻闊又將數晦瀷擁雪山奔汨湯患而有時馳仰倘敢以殘歲色垂暮仰惟侍退餘學候連旺覃度匀慶而伯氏洛御已得泰平還次耶並切溯仰不勝懸禱弟

重省幸卭而慈闈患節去愈況篤外他憂故亦尚彌留俯仰悶慮非血肉可堪奈何由是壽數之荒廢亦詎一歲矣尚何有進否之可道哉但侍側之餘偷得些少閒隙做得些少課程看得朱書數板如昨冬舊規稍足為持心之方長進何可望況又未免有作輟者哉竆山荒廬歲且云暮一無所成而坐係二十一歲人聖人而立之年自此始矣而立姑置之志學亦非歲月用功所能言然則竟為天壤閒梁黍之蟲而止已矣有時愧歎不覺面騂背汗不審盛課在何方冊而無或少廢得踐幾般真境頓覺此事外無餘好

專因以知不義之富貴爲可羞耶愚嘗謂人於此處必辨得是非決然無意然後乃可有爲況在高明尤受傷於此二者之所害至於恒言常念亦不或忘動輒發之憤憤紛紛見駭於視聽者數矣愚於先先生未嘗登門承誨而景仰之私不能或已默詠淇竹有幾年于茲矣以兄聰敏之姿苟有志繼述而勉力焉則旣有聞於趨庭之平日又有承於臨簀之遺訓矣固守其旨而力行焉餘他進修間疑難者往來于明剛而稟質焉則亦無復負笈千里之勞而學問可無差誤乃將紹述先業以壽斯文則天下之幸孰加於

此哉奈何不用意於在此之直途而乃反費力於在彼之曲徑虛擲了少壯時節於膠擾之域而終未免有窮廬何及之嘆以墜家訓永棄自身哉竊爲兄悼之今且非晩惟在用力願兄十分留意决然取舍無或馳於功利勇下功於斯事千萬千萬歲初倘不命輅枉存耶病中慈懷尤難慰藉幸惠諒焉歲除不遠惟希餞迓百福

與族弟而見 龍在○壬午

聞四叔主與泰老兄已聞長者之戒而口烟尚不斷或有倍於平日云是何不率明訓至此之甚也君旣

同處而時當目覩也盡誠而諫善言而責以救其失如何吸烟雖非大段惡事而不率明訓獨非惡事耶君能獨善而使叔父外兄陷於惡事其失惟均可不懼哉若叔主與金兄拒以不聽則亦沒奈何矣竊見其近日志向皆能卓爾而獨於此等細物安於便宜而因仍不改在傍之人果能因其明而規益則當不日而得效矣乃至于今者是君不能誠心規責之故也君其再思焉

與而見 癸未

近有益者日夕相隨講磨道義其將進前不勝數之

甚善甚善此日來益荒惰無所看讀心志日墮又以滯病食輒見苦亦自可憐旣如此立程須一意做去毋徒得風聲之大至可課規須從簡易者定之如何煩多則力量不及而所欲空多恐有兩無所益之虞相勉之道非面則以書詢其學如何亦自道所得幾何勿以其人之朽殘永置之度外只如泛知間接待例可也吾輩苟如此度了則所同志者何也亦將見相隧不省而已大抵此弊由敬齋族叔而出今與之相處他不可不式而此則絕不可學也聞此則亦笑此人之無力於簡默也然簡默是可施之於此等處

者耶爲告致意亦所望也

答而見

舊因聲息知勵志篤學矣今書來審不然可歎然敬齋族叔往還有日看誦已多則是足謂講磨講磨豈別種哉以不得着實做去言之則可矣若如來諭之避遜則甚不當但塵擾憂故則聞甚爲悶此亦待下人事離處外所不免者也亦是下功處憂之無益惟究得所處者而處之甚佳此吾所未能者而勸君則篤未免責人恕己之誅於畜德之進修不爲無益思之如何意謂書至則必得勉責者矣乃反遜卑如此

不省所謂當以君自道之辭自貶之言一一反省也只此

與而見

兩事甚宜鳳第之來槩知侍履連勝看讀不廢甚慰但不知其立課如何做去甚似此則甚鬱然必硬着做去也此日閒復看鄒經而一日中所讀多不踰十數遍則悶歎何喩近覺非病則不臥是緊切語也然其留意做去也每犯之而不覺此必因平日放蕩度了者而致之爾聞以渴睡爲苦以此試之而又以梅山洪公所謂鼓作志氣磨勵精神之語淺服膺也奇

能久之則庶可見效也

與而見 甲申

此物雖在人鬼關而所謂志之者未嘗亡也每恨所志未克病忽如此未燼詩書不得著力而只希同志者相助或有聳起而卓立硬着做去者則奚但若自已做起也是望也惟以君質實志堅區區衷赤偏灑奐近觀君之言為狼狽極多抑是吾淺見窺場上下左右無非是道者獨不知得耶吾嘗聞程子之言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又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由此言之偃臥疾言蹈躍輕躁而自謂以吾心體本高

處見行如是而其中則未然云者不其自欺欺人者
耶以君平日以篤實見贊於師門者尚如此如黃清
一金仲源輩何足說哉如仲源者君吾皆不可以侂
人看方自勉責之地反相與之戲打諢言則其切偲
輔仁之義果安在乎君或惠采則是言也亦足為千
慮之得而又為治身之小助矣大抵此病皆從近日
讀書一事放過中出來也亦所諒存者也病思眩瞀
言沒次序覽後卽付丙毋使掊謗也不可不一言故
強病把筆其獨自辛苦亦可憐君果或矜念否手戰
喘急不盡

答宋景顔 鍾愚○庚辰

所居相望坐病貽阻睠彼竹林我懷悄悄忽一童子傳一尺書乃匆齋執事强病情話也奉讀以還喜倍常品但謂體尚未快蘇甚悶甚悶必須待復天和而巾櫛至仰病窓必時誦前所讀得否此亦不甚着力以傷元氣如何朱夫子大病新復空要將護之訓正可念得也向送一枝筆依到耳餘惟望所愼速差以叙屢月積懷不備謝復

與宋景顔 壬午

紅顔綠髮堂上氣韻康健諄諄有道義無疆汝節彌

堅之訓綵衣華觴子孫列亭欣欣有得龜蓮肥凫藻變人間作壽鄉之祝是何等無儔莫肩之慶而今足下得全之也雖以湯侍無暇不得躬賀而爲之慶喜何嘗必弛也惟伏祝自玆以往萱闈體節益享貞泰盛德毋或孤是日老人之望而益勉力焉以至立揚則足下之孝於是焉終且大矣亦已默量否不戩拜賀

與張舜矩 柄志○與同門諸人聯名○庚辰

嶺湖不是絕遠而一自巾舄南歸音信相阻不啻若秦吳之相隔憧憧懷想雖東海之波南山之竹有不

可以盡者也不審伊來侍候萬裕感課今在何書而能慥慥透得幾箇義理耶竊想所得甚多必有中夜舞蹈之樂矣如某等之蒙陋只自臨風欽歎而已某等省事則俱依而但師門諸節近多欠損悶迫萬萬所工依舊鹵莽而不見所進是乃自不用力之致也而甘自負於師友之警策者多矣愧懼何極幸望不鄙提撕使此愚陋者期同執事之所樂如何詠歸往會不遠際此楓菊正闌令人有壯遊底意未知執事果有千里命轄以爲賁臨之計耶若此事只如斯而已則不幾何而爲告朔之羊必矣寧非可憂者乎幸

須十分畱意焉切望餘在面敘不戩惟冀照亮

思省齋遺稿卷之一

思省齋遺稿卷之二目錄

序

送或人歸堤川序

跋

書朱書要類日課後

書愛日契帖後

說

衣冠說

杜鵑花說

夫婦說

箴

時習箴
不愠箴
日省箴
改過箴

銘

義學齋銘

雜著

雜識
課規

規約
讀書錄
病中要覽

思省齋遺稿卷之二

序

送或人歸堤川序 壬午

天下之交道不一而有清濁焉有大小焉夫會以文而責善規過相資於講磨道義者是大且清而亦可以永久者也友以富貴而指天誓日相要於聲利者是小且濁而又未能保片時者也許心授受志氣相通安得不永久乎得之則解頤不得則畜憾安能保片時乎交道大槩如斯今某之於余欲以右乎欲以左乎誠欲以右則余不得無一言而贈其歸也請得

以言之學者學爲人也海山夫子豈不云乎人生斯世非學問無以爲人然則人之爲人豈不在乎學乎學又有多術致知力行靜存動察得於心而治其身者所謂爲已也剽竊經傳以飾浮藻徒尚文詞奔汨世譽者所謂爲人也余於某願爲爲已而不願爲爲人也某旣從事於小學則爲學可以謂得其方而不失正路矣此書乃行道之準繩入學之階梯苟能眞知而篤行一字一句無或輕忽苟且放過則斯已足矣而及夫性與天道亦可因而竆通也金寒暄所以老猶自處以小學童子者實以是也何不慥慥焉汲

溪焉也果能爲此則丹犀相照雖在千里之外而猶周旋於房戶閒也江山遙遠會合蒼茫亦何足恨也且仙庄邃僻軟塵不入固足爲高士之所居古松流水岀雲澗禽游賞已足岸果園蔬供旨極品紫禁境界何足求觀哉若因那邊人聞龍頭山下新月之里有一君子人東岡固守而聞達不求荷衣蕙帶徘徊於青山綠水之閒則余必謂之此乃某也矣某行乎哉

跋

書朱書要類日課後

凡讀聖賢之書誦讀非難驗體爲難若只誦得於口而無體之心則雖多亦奚爲哉噫先生所云范淳夫之工夫可以爲戒而不可以爲法也然則今日抄誦要類者非要作記誦工夫將以體之於身而致之行也則非誦讀之暇默究諸心亦不能也其尙勉乎哉

歲辛巳陽復月書于篇末以自警

書愛日契帖後 壬午

吾聞孝者萬行之源可不重且大歟今余輩之爲契旣得愛日以名之固知其源而愼其重大吁可爲美而稱之夫然孝者事親之謂而事親亦有大小輕重

所謂養志者是大且重者也所謂養口體者是小且輕者也其大小輕重兩得然後可以謂孝而無忝於聖人之戒子夏之直義非不爲孝而夫子小之子游能養亦非不孝而夫子又小之爲其偏而不中也然則爲人子者可不務其并全之道也是契也旣得有以養口體之具矣苟能加勉乎此而養志是得則始可爲孝而君子之行於是焉亦庶幾矣吁我同契其相勉焉

說

衣冠說 庚辰

昔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孔子譏其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人之異於禽獸者其不在於衣冠歟是以先王之敎自幼及壯自壯至老莫不謹乎此若弟子職之衣帶必飭至於冠而三加昏而攝盛孤而不純采事親而冠纓端紳事君而旣服習容禮記之說備矣若鄕黨一篇乃畫出聖人者而衣服之說居半焉是豈無益於人道而徒外飾爲哉蓋今之無袯氅衣不知創始於何代而若周遮衣則乃蒙古之制也要之皆非先王之法服也而直不過莫嗣所謂服妖者已矣說者猶謂隨時處中乃所以爲中庸噫康節某今人

當服今人服之說所以見詐於朱子者也且如是而爲中庸則是閭巷市井間全沒知覺全不檢束只倒東歪西和泥合水底人皆可謂之聖人矣聖人不其多且賤乎或者又必以心學自託而若見有峨冠博帶攝齊趨隅者則輒指以爲釣名也飾詐也噫人心之不古乃至於此極夫徒爲釣名飾詐而爲之則固不足道也若欲爲人道也心學也而不謹乎此則吾知其爲人道者卽無異乎牛馬而其所謂心學者亦不過爲自便之術而自欺欺人而已夫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程子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朱子論居

敬而曰必以整容體正衣冠爲先焉此言皆何謂也蓋身心內外不可二看內不正而外正者固未之有也亦未有外不正而能內正者也故曰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先賢豈欺我哉且世之爲人父兄者旣不能以身先行而其子弟或繩趨尺步整飭衣冠則必曰是爲其父兄之所不爲者是妄自尊大也是不孝也何其言之已甚也孔子曰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夫繩趨尺步整飭衣冠乃欲敬身也非妄自尊大也乃恐傷親也非不孝也爲人親者其可不深思而使成其志乎或者又謂家貧不能備衣冠噫是亦推托

之言也見今之世苟不至不分菽麥者則皆知擁首蔽身則其所入之物以錢則加數兩以布則加數尺足以因舊增新物簡禮備者處之有術裁省冗費去奢就儉則何患乎貧而不爲人道乎且以晏子之一狐裘三十年子路之緼袍不恥爲志則可無難繼之憂矣故昔者鶴庵崔公問於尤翁曰貧士只有一袍常着可乎曰着盡乃已夫豈非道而先正之訓乃如是之嚴乎噫余年近弱冠學不知方凡日用持身其不同於牛馬者幾希矣蓋內而有祖父兄之賢外而有師友之益而因循至此者實在乎余志不立已矣

乃衣冠而坐作衣冠說

按朱子大全語錄先生冬則着羊帽夏則總冠又先生嘗自謂莫便於冠莫不便於笠蓋以講論時有碍於聚首質難故云爾然今之笠子乃 大明舊制也士子可不常著而以寓風泉之思乎但燕居時當遵尤翁所行著今之馬毛冠恐無妨若衣服則道袍乃今世之盛服也若爲常著則當盛服時無可服者矣故愚意以褘衣爲燕居衣服亦無妨蓋褘衣乃近世長德之所通服而近乎朱夫子野服之意也眞所謂束帶可以行禮解帶可以便

服貧者尤當服之若今之有被氅衣雖不近於古而不得已則着之亦無妨盖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至於無褄周遮等衣只爲褰衣則可若必表以出之只此足以爲衣冠云爾則恐難免聖人之譏爾

又書

杜鵑花說

歲庚辰之仲春者愚省子與二三童子風于詠歸臺臺上有數朶名花花甚綽約若笑語者然愚省子默玩良久顧謂童子曰這花也是蜀帝之靈杜鵑爲名者耶吾固知其爲名者而其所以若笑語者吾不得

以知之矣抑無乃混兮闢兮兩儀斯判羣物之生莫
非造化之澤這花也亦造化中一物以大冬霜雪之
餘潤之以甘雨發之以和風其蒙恩澤也實大故以
之欲稱謝於化翁者歟童子呀然曰其然豈其然乎
人則有口舌能言語其或有受恩者則其稱謝也固
矣花是無知覺底物則雖蒙恩澤旣無口舌不能言
語欲稱謝於化翁其可得乎其所以若笑語者曰若
之非眞笑語也其姿然也曰童子前言戱耳雖然花
之無口舌不言語者而乃若稱謝化翁之恩則是天
然之姿而無眞假之可論矣人之無實情而口給巧

言徒務悅人者是亦可以有口舌能言語故乃謂其受恩於人而稱謝云乎哉嗚呼世之有口舌能言語而無實情之人其有愧於無口舌不言語而無眞假可論之花者多矣童子何知是作杜鵑花說

附蘭谷先生詩 並序

文裕姪以杜鵑花說示余余見其遺辭之際或不能無差蓋以花之若笑語者爲稱謝化翁之恩嗚呼化翁豈有望於花之稱恩也哉然花冥頑無知覺一物徒以若笑語者爲稱謝化翁之恩而人亦當如斯而已云則吾知其不幾何而

人道息矣蓋恩莫大於父母而事父母者徒以聲音笑貌爲自盡其道云則是其成說乎洞洞屬屬事親之中心也溫言順辭以悅其耳目心志者事親之外貌也豈可以巧言令色爲拘而不盡其愛敬之道乎文稽乎不可不知也推此說則他可類推也吾不欲索言

冥頑無覺杜鵑花空向東君笑貌何若使人心如此已聖孫應不說中和外貌欣然若迎人中心脈脈不識人存中形外吾家法果似此花只欺人

夫婦說 辛巳

夫人之有夫婦猶天之有陰陽而不可以不和天而陰陽不和則萬物無以生焉人而夫婦不和則萬事無以成焉事親而不和則必不能樂其耳目悅其心志祭先而不和則內外之官已乖隔矣酒醬籩豆必不能順備而無以享神矣推此而求之其或不和而能有所成者乎嗚呼君子之於夫婦可不審察而務和友之以琴瑟樂之以鍾鼓也哉然亦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濫泆忘反則其不成也亦一矣是故夫子贊關雎之美子思有造端之詔卻缺之相敬人到于今稱之然則夫婦之道只是和敬已矣

嗟夫近世世降俗渝其所謂和者只滛泆昵狎紀綱幾壞至有不顧父母之養而莫之省焉甚或以儼然相待云者非欲以相敬而然也乃以其容貌之不美衣服之不鮮飲食之不適憎疾日積以至有視之若仇讐焉是皆悖理徇欲者而和敬二字無復可尋矣豈不深可悶哉聖賢垂訓炳然明白爲人家長者盍思所以端本清源之道乎於此乎正則凡天下之事當無往而非正也夫

箴

時習箴 庚辰

自念所學鹵莽病於懶惰或作或輟臯兀難
合是切己之實病而無所用力於時習之工
用是爲懼因箴而自警
顧是天命惟善而已嗟余衆人復何迯遷安彼私欲
昧此天理惜哉心德將亾於是復其本然惟在學而
學又有法先覺是師聞其所言觀其所爲服膺不失
習之以時卽用緝熙莫夏遲疑日夕乾乾念玆在玆
立必如齊坐必如尸興居動作愼勿失儀晝以明辨
夜以潛思竆通義理以極其知知行兼盡斯學之事
先聖遺訓余豈云墜時習勿惰光陰易遣寢與俱臥

食與俱嘸此道雖遠孰敢不逼靡不有始鮮克有終
其道伊何用工必忠久而浹洽悅在其中言而不行
是謂自欺不欲自欺其惟孜孜

不慍箴

凡人之爲學必欲爲己而求之然後義理可
透德性易復也是以古之學者成德也多矣
今之學者反是其爲學也爲己之心常少爲
人之心常多得一善則揚揚自勝必要人知
之得一行則淺露輕浮必要人見之人或不
知因含怒生怨幷與其前日知行者而棄之

以故成德者鮮矣聖人有訓盍反思之乎
天生斯民有物有則凡此厥初各受其職爲子止孝
爲父止慈爲弟止恭分所當爲正我之心誠我之意
性理天道微辭奧義一一潛通潤膚浹髓學習工夫
惟在爲己德旣有成心自寬厚知與不知有何加損
愼莫求外秪自務本今或不知如有不得其故伊何
學之不力旣無悅樂可望成德顧言時習君子是式

日省箴

日省者功夫之愈精也凡百所學必自日省
而后其視其聽其言其動惟禮是準始乃無

失自知其過而改之自信其善而進之德日新而工有餘可以勝其重而致其遠若或不省則所學滅裂不知何者爲善而得何者爲惡而失其於日用動靜之間不自知其得失則旣無所據又何能自知而改之自信而進之乎其竟不能成德也必矣庸是爲懼觀乎

曾子之日省而是箴是警焉

道體流行元無間斷人或閒斷與道相叛是以曾氏日以三省有改無勉心常惺惺嗟余後學奚但止三

一一體察勿之有慚曰惟斯道無所不在而言而行

罔敢或怠惟日喚惺念玆修勅是準規矩無有差忒行或不敬知或不明聽或非禮動或浮輕言不信歟如或不慊益加勉勵毎自檢點任重道遠弘而且毅人之學習省斯爲貴曰善曰惡毫釐之差非我省察孰能辨耶去彼取此止所當止淨盡私意安此天理

改過箴

人孰無過改之爲貴余聞是言也久矣而尚此去惡從善者少而遂非文過者多如此徃苒虛度了好箇光陰則終無入德之日而歸於小人之域也必矣用是箴語以自警省焉

監古聖人生知安行一疵不存萬理俱明浩浩其天
無過可改顧余爲人旣駁且怠日用動靜豈能無過
所言所行一起一坐時以省察必要自知知有差失
心焉悔之知有可悔改之必速快斷根株勿復潛畜
如留毫髮其謬千里其於爲惡趨下之水是以先民
從事於斯仲由喜聞百世之師顏淵不貳參於亞聖
後於千載猶見其行曰汝顓蒙其監乎此戰兢自持
惟恐失墜學由喜聞體顏不貳惟善是從俯仰無愧

銘

義學齋銘

義學齋者再從叔鶴園公之所關而公之季氏蘭谷先生嘗與堂內第姪及二三士友休息於此而常讀書講義再從祖松石公時在宜春任所聞其事而嘉之書送以義學二字使揭于齋額其義盖取王山劉氏之義學而以許先生者也余在齋中坐春立雪今已有年矣學業不進物誘難除用是爲懼玆舉短章銘之齋而時自警省亦敢與同志勉云爾

親親愛物爲仁終始嗚呼仁者惟循天理其處宗族與夫朋友和睦以親敬信以久降自叔季道喪俗頹

天理泯滅情阻意猜同胞至情視若路人分門割戶
爭厥金銀其所交遊又失其正脅肩諂笑曷能久敬
於焉有道曰惟義學劉田立屋有聞先覺猗歟王山
至今仰止爰闢一齋明窓靜几宗族紛集士友遠來
劉氏舊學今焉復開冬詩秋禮明教有序春蠔夏荔
如蛩如駏願言同志益加勉旃所言所行勿失其天
相觀以善相規以過久而愈敬切磋琢磨以至成德
不爲物誘使此義學千載不朽

雜著

雜識 辛巳

初學必以聖人自期然後乃能有爲苟志之不凡如此則所學者已大安得局於小而自已哉

凡世人有志學而鮮篤實者其平居動止言爲無所規則而曰中心堅固已爾何必拘拘於外哉吁可笑矣苟如是則此心已走作於駿俗一邊果能堅且固哉此所以內外俱失其養宜滚懼者也

人能篤志而力行焉則人之毁我者便是補我者也毁之來便發省則斯意可知也

人必有自信者然後自有欲罷不能之心不然則難乎長進自信處要存心而生

善無大小而皆出於道當乎理惡無巨細而皆生於己特乎性豈可以其小而不爲以其細而爲哉是以昭烈勅後主必勤拳於此

學者擧多驕吝而不能改過從善故鮮有成者蓋驕則自以爲善而惡人議己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

學者事無大小必要一一下功於爲己上無或分毫髮於爲人之邊則於道可息過半矣若不然一毫之差天性之移不啻千里也

持正身心無顯幽衆獨之閒則浩氣自此生而於道

便無勞力者矣然能此者鮮矣

人須於言怒上用功能此則於他己克之猶運掌也蓋易發而易出難除而難得中者無若此之甚也必謹愼而務寡簡懲戒而察理

當秋月清澹堂室靜寥四隣無聞而泉響潺潺乃斂膝危坐拱手當心目視鼻端當時氣象果何如未發前氣象每於此時易體認也此吾所經歷者也

聞人之行善事而輒謂之曰是行其自己當然之事此非治世語則必流俗語也蓋治世則人人各自知道薰沐於教化固自如此流俗未能而必厭勝己者

故亦如此

教童蒙必以身自檢飭然後乃古敎人之義而亦可不勞而見其體意而力行不然則百令不遵徒勞宛力而終無益效張子四益是不勉而自如此者也處乎家而非升堂趨庭之時必嚴勵強直不如是家衆或視以輕易其道難行但徒知嚴勵強直而不知有和而敬敬而和則亦非齊家之氣象此不可不知

○濯溪之子惟一欲佩全州之好刀濯溪戒責其生侈心之語幾一張書也其儉守可法也有子孫者雖有可為之勢使子孫不得侈身可也不善者從此生

疏不啻百千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而夫婦之道又復造端乎一醮年少有前程者尤當恐懼戒愼也如逢賢匹當以敬一字爲砥柱如逢不賢匹當以愛一字爲砥柱賢而敬之可致刑家之化不賢而愛之必有厚德之報此濯溪語而甚緊切也世之爲人夫者其妻賢而以敬者幾人不賢而以愛者亦幾人於賢以敬則易也而餘人亦可言也於不賢以愛則難也而非君子人莫可得而言也

必使婦女無故不出中門雖堂內出入非皆冠衮祭

不可不參觀事外不可許然後閨範立矣可忽者哉
可忽者哉
婦人會處一發言甚難一正則是爲閨範一私則便
爲淫荒其微機可不深察哉
今人見常人之讀書而有意於斯學者則例以爲彼
雖爲此而顧將安施噫此莫非降世不知天道而徒
務功利之說也天何嘗有私而道何嘗有待也
梅山與頡西任公 魯 書云任道必勇立心必高進進
乎其所已知慥慥乎其所已能此語眞要切而不可
不使學者早聞而服膺也每患今人爲學不曾究

見聖門廣大規模而得小爲足小有見處卽便謂事業止此不肯向裏加工豈有所成就哉必如此而後乃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可不欽戒也哉

又云隱居而求其志而已孝弟而施其政而已此兩語眞可謂今世士子之終身所當服膺者也苟如是立心則雖窮而無斯濫之戒其於視富貴如浮雲何有

旣無以收放心養德性以立基址則亦何能察理義措事業以收其成功觀於此亦可知涵養是大本也

獻常患柔懦不能濟事先生嘗誨之曰梅山洪文敬

先生曰從上聖賢咸從剛毅果敢中做將出來若懲善柔弱者立脚不住終不濟事必須鼓作志氣磨勵精神勿令散漫昏惰然後方始得力獻自後每於日用間常用力於此而未免為伎倆所使駸駸然流於舊習之中不自覺知儘覺變化氣質之甚難也

課規 壬午

每日晨興盥帨謁親堂掃室堂即讀書必跪坐或跏趺坐拱手整案開卷讀之安舒緩至三十遍飯後習字數行即讀至二十遍退休小頃又讀至二十遍各歸家點心即來習字數行讀二十遍又退休小頃乃

讀十遍未曾前熟復前日已讀者以備夕後所誦乃歸夕飯畢勿適他即來聚坐誦舊讀必至二三遍乃往親所視定衾席退與同學難疑相問至夜深各整席枕乃宿明日又必如是凡讀書時無論朝夕必跪坐或跏趺坐同學無相喧爭必日課有事而歸去必告

規約 甲申

一昧爽而興整疊寢具淨掃室中盥櫛衣冠謁親堂自外來者或與主人同謁長者或須臾靜坐必息在家定省時事覩於無形聽於無聲退而讀書

一讀書端拱危坐熟讀精硏不得胡思亂想不得顧眄戲笑不得出入紛紜

一讀書須嚴立課程必每日改讀行必二十讀必五十少有疑處輒籤記以置以備講時質問不可放過

一言一句必求踐履之方

一讀書之暇或涵養身心或將一般子集間間看閱切要處必期成誦或述作文字或肄習筆法俱不可妨奪原業

一常以九容持身毋得跛倚失儀毋得喧笑失言

一非文字禮法則不言勿談淫褻悖亂神怪之事勿

言人過惡

一同學務致和敬相規以失相責以善毋得戲謔欺侮爭鬪喧閧

一夕飯後齊會齋中序齒坐定各將所讀書講誦必熟

一或適他所亦毋忘齋中所習不容少懈苟或相悖是不得爲爲己之學矣

一每十日一休將一旬内所讀會講於義學齋以正之

附跋

再從姪獻在會士友宗族于思省齋中相與講磨道義洵盛會也余謂諸君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謂相觀固好慎獨尤難既而又曰苟欲有初有終相觀慎獨一此不懈則盍思所以規矩檢防之道爲一準的而相與遵守勿犯乎哉獻在於是乎以規約十條視余余無容贅言爲矣但諸君果能實心從事乎否苟非然者是亦文具已矣葉公之畫龍隋園之綵花不其可笑也哉吾嘗於旬講之日看諸君者聽而驗其實業不實之幾也諸君勉乎哉甲申仲春吾道山人（吾道山人蘭谷先生一號）

讀書錄 辛巳

余於辛巳之秋早晏閑看浦渚所定朱書要類輒竊節取其要切者以爲簡易從便時寓顧諟之資云

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切要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

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閒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

須痛下功夫鑽研勘覈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
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
要須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悠悠閒過歲月
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
依次第十分着力節次見効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
即便於此更加工夫乃是正理
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
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
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當要
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

大抵學問工夫看得規模定後只一向著力挨向前去莫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又卻計較以為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

惟學為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閒恐其勞而無補也

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是無話可說也

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

閒便成相忘雖欲不放良心不可得矣

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痛加警策即不至昏昧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滾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言則不使有頃刻悠悠忞態則爲學之本立矣

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學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

將已所學者反復玩味不厭重復久之當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修已治人之實者要以暇時量力挨討使其表裏精粗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

求放心不須註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着一求仁字卽轉見支離無模索處矣

○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
受用處
都無許多閑說只着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若
使眞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
亦如何動得他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深省察且將大學論語中庸
近思等書仔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之須見
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
大抵讀書惟虛心專意循次漸進爲可得之如百年
九鼎非可以一噉而盡其味也

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决之意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

看得分明思得爛熟

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騖於虛詞浮辯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

○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䨱大開口說話分明去

就直截剖判不須得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亦不快哉

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閒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

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佗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

力莫更遲疑等待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効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用力則目下蹉過合做底親切工夫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鎚未必能眞有益也

存養工夫甚善此亦且是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想只合趂此心地明淨處大着胷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眞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

亦只揀取玄玅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爲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

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

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而懶廢今但心所欲爲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卽只此目下頃刻之間亦須漸見功效矣年運易往時不待人況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私竊計之鄕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盖人有是身則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鄕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出口舌馳說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亾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耶足下試一思之果能捨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撥討之方固自有序矣

此事全在當人自家着力雖日親師友亦須自做工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箇入處卻隨時游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爲科舉所累也

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而窮理而已

大抵聖人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〻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課程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

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何所爲而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與其自辨而求合枉費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大學論語反復熟讀而因程子之言與其門人數公之說以求聖賢之指意所在句句而講字字而思使無毫髮不通透處則自不須如此妄自拘束強作主張也

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澈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緖者所笑耳

尋書備知深以主一窮理得所歸宿處爲善也然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難爲之甚易而守之爲尤難

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騖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問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

讀書須要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文義尋箇明白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

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胷中明徹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工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閒過了誠可惜耳

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姑屛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之實以悅於心而充諸己則自將無慕於外而所以顯 以下缺

病中要覽 甲申

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尤菴曰日爲衆陽之精故煇隮侵薄而陽德無損若使此心洞然當有卽有當無卽無則知所懼者妄也

邵子曰鬼之畏人亦猶人之畏鬼積善多則陽浸多

而鬼益畏之益務聖學秉陽道而絶神姦毋輕疑撓以害清明正大之氣

四時之壹最害於謹疾病養壽命之道所謂四時之壹者何昔晉平公有疾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而聽政晝而訪問夕而修令夜而安神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滯今乃壹之則生疾矣

呂滎公行已務自省察較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伊川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

十而得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壯年無損也
思叔請問曰豈以先生受氣之薄而厚爲之保生耶
先生黙然良久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伊川先生曰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
朝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
不摧殘以盡也夜而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
箇甚只是不以心爲主
又曰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
爲心害某氣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
愼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張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又曰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顔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性其他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知所懼者妄何懼焉有人雖如此然不免有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者亦是敬不足

涪陵之行過灎澦波濤洶湧舟中人皆驚失措獨凝

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

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乎昔門人問何以得此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則卽不須學

臧格曰伊川先生之學專以敬爲主充養旣至空粹然一出於正也夫恚罟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一驚懼乎暗室之頃未爲失也則斥其燭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遇患則憫其不能舍生

蓋有所好樂憂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奚患不盡其全乎

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偸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問強是志強否朱子曰志也強氣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

朱子曰某平生不會懶故雖甚病亦一心欲向前做事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眞箇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

○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小節之先生厲聲曰爾懶惰教我也懶惰

又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持得志氣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以下錢

愚省齋遺稿卷之二

愚省齋遺稿卷之三目錄

附錄
祭文 五
輓詞 三
哀辭 二
行錄
墓誌
記述雜錄

思省齋遺稿卷之三

附錄

祭文

蘭谷

思省齋宋君獻在文裕妙年志學有德有行未克成就而不幸短命以歲甲申十二月十四日得年才二十二而卒其再從叔吾道山人哭之慟曰斯人也而止於斯命矣夫又作而歎曰伊川置風置室之訓無則已矣今有之矣斯人之止於斯雖曰命也而抑亦人事或有所未盡而致然歟嗚呼毁璧之詩吾不忍復讀矣所可道也言之慘矣而亦恐傷斯人之孝心

於冥冥之中也吾豈忍言吾豈忍言只以吾之最所潑慟者一言可乎乃於越明年乙酉其小朞前一日丁丑以家釀園果之奠文而侑之曰嗚呼文裕眞精妙合其生也秀豈非人乎而是則本然然乃若其發也七情易流五性難全則雖人而非人故於是乎有非學無以爲人之論矣然所謂學者非文辭已也非言語已也即不過曰復其本然已矣此顏氏之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不遷怒貳過者獨以好學見稱於聖門也嗚呼之人也雖千百世而欲見其彷彿者不亦難矣而今吾於一門也何幸一時而得兩人焉則

其殆庶幾乎而即汝與道兄是已道兄於吾兄弟而
朋友也汝則叔姪而師生也其所以輔吾仁而發吾
志者有十數年于玆矣是其恩義之重悅樂之深雖
尋常庸碌之人空有可說者而況以千百世難見之
人幷生於一時一門而左右之則其相得之心相期
之志倘如何哉嗚呼門運一何否也吾道一何窮也
云何昨年今年非龍非蛇而乃賢人之云嗟汝之掩
竄不幾日而道兄又奄然繼逝使吾獨立倀倀無所
適從而所謂相得相期者乃至於斯而止耶嗚呼天
乎夫何以千百世難見之人使幷生於一時一門若

是其容易者意非偶然而又皆忽忽驅迫夭閼其年使不得成就其可久可大之業而只若一場戲劇而止者抑獨何心也耶豈顏氏之天從古已然今亦莫之能易而然耶然則道兄之不幸固不幸而與顏氏之不幸近矣汝之不幸又不及道兄之不幸而止者亦果何天也嗚呼文裕大果麻也大癖痔也無報也無怒也久矣吾於汝夫復何說惟此好學今也則無吾之痛其可已乎而是豈徒以區區叔姪之恩師生之義而然哉嗚呼凡今之人莫知我悲地下人間惟吾與汝黙會可也嗚呼文裕聞乎不聞

又　宋瑗用

維歲次乙酉十二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同門生宗人宋瑗用謹以短辭酒果哭告于故友愚省齋宋君之靈曰嗚呼吾友生而有美質長而能好學慈諒之性耿介之操渾然而天成踐履之篤造詣之深斐然而成章至若文華筆札乃其餘事親炙于師門而薰陶乎家庭將爲昏衢之燭指南之車何乃不假之年一疾奄成千古不能成就如伯魚之慘顔淵之夭而吾道之望已矣乎以君門祚之盛德性之厚空其厚祿之無疆而再調床瑟未育一嗣遂使重堂抱無窮

之恨平日仁孝之德報施安在友生之慽又在是也
顧此不佞百無一善人少許可惟君包容切偲之與
之同歸乎先生之門相期乎聖賢之域志願未遂中
途棄我倀倀然無所依歸天將窮吾之生靡有所成
立乎嗚呼哭君未幾又哭道兄之喪載瞻吾道水流雲
空陵彼詠歸月滿空梁有懷山積有淚嶺臯歲月流
邁初朞已迫尚未一酹豈敢云忘文辭短淺未能伸
情靈其有知庶幾鑑念嗚呼哀哉

又　宋鍾愚

維歲次乙酉十二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郎故息省

齋宋君文裕之小朞也其同門宗人鍾愚族叔炳穆惜其遠業之未究嗟夫吾黨之益孤乃於前一日丁丑謹以酒果之奠哭訣于靈几而文以侑之曰嗚呼文裕而至於斯而止耶惟君溫粹之姿聰敏之才宏厚之量强毅之志謂可大受而致遠有光于斯文而振勵乎頹俗孰謂跨年一疾乃至於斯使平日士友宗族之所期望者反爲嗟歎慨惜而繼之以噓唏掩淚也耶嗚呼哀哉君以美質秀才自幼親炙乎先生之門正直磊落丘壑之志確然以定淸明純一學問之功蔚然以新不甚勤苦而知自明不費安排而行

自篤是以以事半功倍可張吾軍嘗見謁於先生而爲儕類之所推服也若其文華筆翰特君餘事而亦非尋常操觚弄墨者之比也嗚呼惜哉君與愚等坐春立雪有幾年于玆志同而心契指千載而相期君惟敏銳而愚則鈍滯君惟勇果而愚則懦孱雖有觀感者存而莫能十駕之追也君惟不鄙愚蒙而勉勵切至使不倍乎先生之門墻而期有以同受鉗錘此意之眷厚雖沒世而難忘嗚呼天若假之以年則先生之道使之傳習而不墜非君而誰吾輩之學庶或磨礱而成就非君而誰云胡一朝萬事脫空上以貽

蒼乎之慟下以有失相之歎天問太招而莫之追也耶嗚呼昨年今年非龍非蛇君之墓草未宿而道兄又奄然繼逝是何吾黨之厄至於此極耶嗚呼慟矣嗚呼悲夫瞻彼詠臺松雲爲之愁慘花鳥爲之悵然況乎具血肉而有知覺幾年同志以周旋者其將作何如懷耶嗚呼地下亦如人間春蠔夏荔之樂不以幽明而有間耶不然雲旗風馬後先翺翔乎吾道鳳岡之間而拳戀乎昔日之風詠而爲之一悵否春蘭兮秋菊何二往而不返山青兮水綠唉余涕之琅琅幷一觴而告訣兮君或降歆乎此誠嗚呼哀哉

又　申性均

嗚呼蘭玉而相兮金石而志發軔正路兮中塗忽摧彩雲易散兮琉璃易皷此古人之所悲兮况余同門而同志嗚呼哀哉

又　族弟龍在

維歲丙戌之十二月十四日壬申卽我思省齋族兄大歸後再周歲而緦弟龍在尙未一次告誄語實有所不忍者存也今則筵几將撤典型愈邈滿腔懷緒一暴無地則是亦其可忍乎乃於前一日辛未之夜強疾呼燭含哀掇辭哭于靈筵曰嗚呼哀哉吾道一

何窮也門運一何否也兄之在斯世擬作後進之帡幪兄之在吾門將卜後來之棟梁天之生兄於斯世若吾門者意非偶然而竟又夭閼其年埋沒其志使有世道門運之嘆者何也嗚呼顏淵不幸伯淳無福從古而然為之何哉嗚呼惟兄若弟恩是緦服義兼麗澤粤自齠齔齊頭就學于蘭谷從叔之門而坐春立雪未嘗一時相離則其恩義之篤又非尋常綴食同門之可比也嗚呼淇園之竹玉井之蓮兄之所以見詡於三席者然矣而如弟之庸碌奚啻十駕之不及已哉惟兄寬弘不鄙提撕英馳後驅夾輔師門弟

豈敢然兄實相勉嗚呼痛哉今焉已矣義學詠歸誰張吾軍喪予之慟禪宿之泣其誰慰藉其誰慰藉言念及此非直爲兄而私痛已也兄若有知亦當飲恨於冥冥之中也嗚呼痛哉嗚呼哀哉自兄云歿悵悵無所適凡平日所以相期於無窮之志自爾消鑠不住又以喪禍憂故連綿不絕若箇所得者如油浮水相入不得恐無以有所成就以負兄眷眷不倦之盛也伏惟英靈其或陰騭尚如疇昔也耶兄之遺稾若狀德之文已與同志受命于匡廷若干掇拾以請于立言之君子然兄旣無年亦且無位則噫彼肉眼豈

能信知惟此數事尤所耿耿然身後浮烟於兄何關後死則然矣嗚呼哀哉言有盡而意無窮一觴告訣萬事奚論惟尊靈冀歆此哀曲

挽詞 二首　承旨李大稙

妙年志氣拔羣才發軔儒門正路開已許勤工惟努力誰知純孝不勝哀瑤絃墜匣方尋緒玉樹臨風遽自摧天賦旣豐何奪速回瞻吾黨益嗟哉

水如其淡玉如溫光紹前光孝貞孫學業傳家詩禮習衣冠著說敬誠存人間父子恩無極半世師生道義尊芳草東風春又到楚些何處慰孤魂

又　　定軒李善植

芻東王其人吾儒席上珍好學方昇日隆師每坐春
自知無用櫟庶望輔強仁誠難諶者命無復此情仰

追挽　　宋憲成

王如君子人天賦未全貧學業而時習道心又日新
居家先孝友就傅輔純仁今也故人淚山青寂寞春

哀辭　　芸窓朴先生性陽

往在辛巳秋尹侯昌夔行鄉飲禮于青山庠舍宋君
獻在文裕自公山聞風而來始與余邂逅於金學源
家學源乃君之外從也君年纔弱冠儼如老成辭氣

溫和動止安詳且嫺於是禮折旋樽俎不失矩度觀者皆目屬焉後甲申臘君之三從弟龍在書報君之不淑且示行錄一通其略云天資淸粹才器過人早從事於學問自期遠大嘗靜討一室扁之曰思省齋取論語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之義也會洞中宗族日事講學書揭規約諸條身先行之手抄朱書切要之言以記誦爲戒體驗爲務事祖父母必先意承順而有或因形勢之門欲以干進則晏晏諷諫癸未遭內艱常絰帶不酒肉因毁致疾雖寒熱交攻之際必巾櫛整坐抄宋朝及我東諸賢格言名曰病中要覽

以資警省其用功之精篤如是矣有文藁數沓藏之巾衍皆親戚知舊朋往復討論者也嗚呼以君之才之行天若假之以年擴而充之則其進就有不可量而苗而不秀而止於斯抑亦有關於吾黨之氣數歟金學源以龍在書中所托語屢囑於余故不揆昏耄略叙梗槩以慰長逝者之魂辭曰

有美一人兮王蘊蘭茁愷悌其行兮沉遠其識冲年志學兮思省扁室一部朱書兮努黍是悅家有名士兮詡張吾軍綿蕝成習兮書帶播芬桐子是命兮矯頌可依化翁何猜兮奪我瑞物何賦之豐兮何施之

嗇志長年短兮古今所惻零藁剩馥兮遺在舊篋王樓迢遞兮修文寂寞吾誰與歸兮皓天不復臨風搔白兮愴望疇昔

又　　希菴宋琦用

昔夫子嘗曰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蓋傷其質之美才之茂如吾文裕而中折者也余以不佞忘于學而未得門四十五十而無聞焉不惟人之不己知己亦不知人未嘗知文裕之賢嘗過吾友蘭谷蘭谷告余曰吾黨之小子有獻在者其爲人也沉靜聰慧事親孝與人忠居處恭執事敬又其學業筆法精

確楷正將以遠大期獻在爲誰郎向之文裕者而於蘭谷爲從祖兄弟之子也余欣然而告曰子之道其將有傳習乎窃嘗聞之得天下英材敎育一樂事況門子弟有能如是夫遂往叩焉文裕靜處一室左右經史兄弟同槧有若春津之樂及其居憂其大父及夫人惟其疾之憂使之脫經帶任便起居文裕反復開陳期回親心守制愈摯可謂今之大小連其居家飭躬頗多如是矣以余年小先知相晩未能早暮磨礱以究其學毎許以业友期與之早晩同歸不幸二十二而歿又無嗣吁已悲夫雖尋常知舊莫不嗟惜

其育而不萬如楊氏童烏矧吾蘭友恩猶父義兼
嚴師其於生也許以起予及其歿也慟其喪予者乎
蘭友使吾弟托以哀辭相其紼役余傷其苗而不秀
如吾夫子之歎遂爲之辭辭曰

吁嗟人兮孔碩且休早志學兮溫恭自修蘊而藏兮
不忮不求承家庭兮詩禮箕裘研經義兮厭飫優遊
號思省兮擇乎賢不秀不實兮其志未酬命矣夫兮
云誰之尤有遺編兮誰忍校讎逝將去兮薤露是謳
歸不歸兮胡不淹留相紼役兮淚從以流嗚呼已兮
千古悠悠抒余悲兮非曰闡幽

行錄　　族弟龍柱

族兄諱獻柱字文裕於四友孝貞公先祖爲十世孫而今副司果再從祖第二孫也司果公居家律身清儉教子孫以義族兄以清粹溫良之資擩染庭訓年十四五文學筆翰蔚有聲名及從叔告之以古人爲已之學則便棄前所爲者而一意斯學卓然以遠且大者自任矣從叔嘗闢一齋名曰義學而與宗族士友講道于其中族兄實左右侍學而凡性命理氣微辭奧義討論講確之際族兄獨聞其他門徒之所不聞默識心玩內而不出獨於小學家禮用力尤多

至於手抄口誦而不足則又書諸片紙粘之壁間而
日省焉如是者數年如一日而曰吾今乃知斯事之
爲欲罷不能也遠近人士之請業於從叔者亦皆信
服願與之同槧族兄乃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椅之以
思省揭規約十條而與諸從遊者從事焉日必晨興
衣冠定省而退端拱危坐潛心力究以自得爲務有
所得則輒籤記之日往來于義學齋而質正焉以四
書爲原業而閒讀朱書抄節其切要者而日誦曰先
生所謂涵淳夫之工夫可戒而不可法吾所以爲此
者將體之心而致之行也動靜語默一遵古訓無一

時苟且放過常曰人當於言怒上加功易發而易失中者莫此若也可不謹愼而務寡簡懲戒而察理哉又嘗謂世之不謹衣冠容貌而自託於心學者大爲人道之害乃擧聖人同人道於牛馬及程子制外養中等訓作衣冠說而自警其行於家則事父母以禮晨省必拜柔聲婉色以養其志或有過則必盡誠幾諫必欲不使陷於不義其與兄弟居亦如此處夫婦以和敬爲主雖袵席之間未嘗有褻狎嘗曰婦人會處一發言甚難一正則是爲閨範一私則便爲滛荒其微機可不深察哉又作夫婦說而自警曰於此乎

正則無事不正云於鄕黨宗族務盡和睦雖疎遠莫不得其歡心然小有爲非義之事者則輒諄諄規戒不止不已於從叔以再從叔姪之親兼師生之義凡左右就養之方靡不用極其或有不安節則藥餌供奉不使人代晝宵焦煎至忘寢食家內微細事無不躬自幹檢左右應接導達情義務悅其心人比之泉門鶴泉焉堂內冠昏喪祭必先期考禮而作笏記雖急遽蒼黃之際必照禮相助雍容有條理人不見其有爲之跡而事事自成亦不自以爲多人或贊之則曰是乃爲己所當爲不容不已者也何伐矜之有其

與朋友講論言辭安詳愷切虛己受人或有不合者則亦徐徐規切誠在言前必與之歸一而後已於世間榮辱得失一切淡然常言人於此處見得是非決然無意然後乃可有為嘗以親命一赴鄉試見奔競者濅恥之歸謂同學曰李樾官所謂平生好箇命數是頭不戴儒巾足不履科場之人令行信其言矣自是廢科宗族父兄或勸之則輒辭以身有病學不成有切戚之在要路者方恃權自恣司果公嚴飭子孫不使往來其門族兄亦常痛疾之曰是孟子所謂不奪不饜之徒也人或謂子有所學而又得與此人周

旋則他日行道不其易易乎則曰彼之所尙乃功利也已與吾所願學者冰炭薰蕕矣何行道之是謀哉寧爲學顔閔而不得不願爲季氏之所使也及其人果敢人始歎服其言族兄質本清弱善病常以程子忘生徇欲爲深恥之訓服膺不已幾有浸完之效矣及居母憂執制甚固至於葬後猶啜粥寢不脫經帶尤嚴於不服闇之戒手抄居喪雜儀一一倣而行之每當祭奠輒號絶幾殊僅甦者數矣竟以此得羸瘠之疾未克除心喪而歿年才二十二歲矣嗚呼痛哉族兄自受學以來未嘗一日不與師友講學及丁內

難以象山之戒東萊者爲至論而謝朋輩而專席讀禮過禫後始與從遊者居息省齋中復理舊業思辨益精操履益篤方就將不已而無何疾作矣呻吟一年寒熱日作人所不堪而猶不廢朱書日課閒抄先輩治心養氣之論名曰病中要覽而時自誦詠至不可爲之日則曰晝夜之理吾固無憾而但此志未克病怨如此未燼詩書不得着力爲可恨旣以書勉戒于平日同學者又以未報父師之恩爲至恨勸其兄及弟以其所事者事之諄諄不絶口嗚呼世降俗渝居喪之禮事一之義其壞爲尤甚於是乎族兄之篤

行實學有不可以誣矣惜乎其志長命短不少槩見於世也族兄少以詩文自娛及聞爲己之學專務知行而不事著述亦可見其焚藁之勇矣今有若干編集乃其隨手劄錄用附橫渠有得則識之之意者也間或有吟詠性情而不拘音韻不專雕琢有陶門氣味可玩也

附族弟龍在上芸窓先生朴公性陽書

某有族兄某天資卓異文行兼備自幼受學于從叔從叔常亟調之曰吾知己也可張吾軍者必此姪也族兄一遵教訓以遠大自任不幸以執喪過

禮得羸瘠之疾竟於今月望閒棄世從叔甚慟之曰此姪一生不幸與農翁之子觀復菴同歸而其實學則又或過之惜乎其僻居陋巷而沒世莫得以知也族兄嘗謁門下于山館問業請益至於數日則伏想君子藻鑑已有所品題者而聞此尤惜其苗而不秀也伏望以辭以詩幸賜挽誄以慰幽明之恩千萬千萬其行實略具別錄乞賜下覽焉

行錄見上

芸窓答書

大冬如春未審重省餘體履萬護佔畢之工一向

專篤否昨年正月承拜惠緘而病懶因循闕焉未
復尋常歉悚如負大何從陽衰病日濱近以痰嗽
叫苦自憐奈何令三從氏行錄一通謹悉而天資
近道有志未就此豈獨一家一人之私恨而已不
揆荒拙哀辭搆呈蓋敎意縷縷不忍孤負耳
此芸窩朴先生與從姪龍在書也其所謂三從
氏者卽指再從姪息省齋獻在文裕而言也嗚
呼文裕之良已爲秋栢之實矣今日何處得來
當世碩德之稱道者如此其至則或可不朽否
且龍姪所以爲族兄而得長者之筆勤篤乃爾

其視世之雖同胞之親便分物我苟有賢於我者則生讎視而死陰幸者不啻遠矣亦可尚也已哀辭已載于息省齋集附錄云義學齋中一涕而書 蘭谷

墓誌

嗚呼此吾再從姪獻在文裕號息省齋之壙也我恩津之宋以高麗判院事大原爲鼻祖入 本朝有諱愉號雙清堂隱德不仕清陰金文正公述墓表雙清之後有四友堂孝貞公諱國澤及尤菴同春兩文正先生俱師沙溪金文元公以道學節義爲東方名賢

君即孝貞公之十世孫也高祖諱養銓號道峯以孝
行學問 褒贈童蒙敎官又以我祖考同樞公潤文
推 恩加 贈吏曹參判曾祖諱潤德亦 贈吏曹
參判即同樞公伯兄祖諱寅植同知敦寧號三斯齋
以質行見推鄉黨考諱炳宇通德郎早世外祖光山
金公在應即文元公之后君姿稟淸粹溫良文藝夙
就及余告之以古人爲己之學 則便棄其前所爲者
而一意斯學卓然以遠且大者爲自任時年盖十四
五矣余嘗闢義學齋與宗族士友講磨于其中君實
左右凡性命理氣微辭奧義討論講確之際君獨聞

他人所不聞肰默識心玩內而不出獨於小學家禮用力尤多手抄口誦而不足則又書諸片紙粘之壁間而自省焉如是者數年如一日而曰吾乃今知斯事之爲欲罷不能也遠近遊學之士亦皆信服願與之同槩君乃掃一室於家庭之側取聖人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之語榜之曰思省又揭規約十條而與諸從遊者從事焉日必晨興衣冠定省而退端拱危坐潛心力究以自得爲務有所得則必籤記之日徃來于義學齋而質正焉以四書爲原業而間讀朱子書抄節其切要者而日誦曰先生所謂范淳夫之

工夫可戒而不可法吾所以爲此者將體之心而致
之行也動靜語嘿一遵古訓無一時苟且放過常曰
人當於言怒上加工易發而易失中者莫此若也可
不謹愼而務寡簡懲戒而察理哉又嘗謂世之不謹
容貌衣冠而自托於心學者大爲人道之害乃舉聖
人同人道於牛馬及程子制外養中等訓作衣冠說
而與同志相勉其行於家則事父母以禮柔聲婉色
以養其志至或有過則必盡誠幾諫不使陷於不義
與兄弟居亦然處夫婦以和敬爲主雖袵席之間未
嘗有褻狎嘗作夫婦說而自警曰於此乎正則無事

不正云於鄉黨宗族務盡和睦雖疎遠莫不得其歡心然少有爲非義之事者則輒諄諄規戒不止不已於余處之以叔姪之恩師生之義而左右就養靡不用極余或有疾病則藥餌供奉不使人代晝宵焦煎至忘寢息家內微細事無不躬自幹檢應接士友導達情義嚴師弟之禮使吾道益尊人比之泉門之鶴泉焉堂內冠昏喪祭必先期考禮別具笏記以相之雖急遽蒼黃之際雍容有條理而不亂人或贊其不見報而亦不倦則曰是乃爲己所當爲只當式好無類何報不報之可論哉與朋友講論言辭安詳剴切

虛已受人或有不合者則亦徐徐規戒誡在言前必與之歸一而後已於世間榮辱得失一切淡然常言人於此處見得是非決然無意然後乃可有爲嘗以親命一赴鄉試見奔競者滚聏之歸謂同學曰李懋官所謂平生好箇命數是頭不戴儒巾足不履科場之人今行始信其言矣自是廢科文兄宗族或勸之則輒謝以身有病學不成有切戚之在要路者方恃權自恣人或謂子有所學而又得與此人周旋則他日行道不其易易乎則曰彼之所尚乃功利也已與吾所學者冰炭薰蕕矣何行道之是謀哉爲學顛

閔而不得不顧爲李氏之所使也其人後果敗人始嘆服其先見君本淸弱善病書以程子怠生徇欲爲濩恥之訓服膺幾致浸完之效矣及遭內艱執禮甚固至於葬後亦啜粥寢不脫經帶尤嚴於不服闇之戒手抄居喪雜儀一一傚而行之每當祭奠輒號絕竟不勝喪而歿年纔二十二矣嗚呼悲哉君自受學以來未嘗一日不與師友講學及居憂以象山之戒東萊者爲至論謝朋輩而專意讀禮至服闋後始居思省齋復理舊業思辨益精操履益篤無何疾作矣呻吟一年寒熱日作人所不堪而猶不廢朱書日課

間抄先輩治心養氣之論名以病中要覽而時自諷
誦至不可爲則曰晝夜之理吾固無憾而但此志未
充病忽如此未爐詩書不得着力爲可恨旣以書勉
戒平日同學者又以未報父師之恩爲至恨勸其兄
及弟以其所專者事之諄諄不絶口其夭壽不貳之
志如此君專務知行不事著述惟用横渠有得則識
之之意隨手劄錄者甚多而亦皆散佚不傳間或吟
詠性情而不拘音韻不事雕琢有陶門氣味可玩也
君之友東陽申性均繼善收輯爲一卷藏于家君生
於 哲廟癸亥十月一日歿于 今上甲申十二月

十四日初葬公州完田後移窆于沃川郡西陣坪負坤之原室清風金益元女祖參奉逸善曾祖縣令基拓清風府院君后判書孝靖公聖應其五代祖也生先君二年歿亦先君三年而合祔早乳不育噫好箇花樹不得遺下一種子其尤可悲也已君伯兄參書冕在將以其子爲之后云嗚呼君之歿今二十有一年矣從姪龍在嘗撰君行錄而每請余一言以慰長逝者之魂余於君歿實有喪予之慟愈久而愈不能忘其何忍滋筆亦何忍終忘哉記昔辛巳秋尹參判昌燮行鄉歓禮于青山庠舍故徵士芸窓先生朴公

性陽實爲之遵而請余爲賓余以病辭使君往相其
禮君折旋樽俎不失規度觀者屬目遂爲諸公知奬
及君歿朴公驚歎以爲有關於吾黨氣數因以哀辭
叙君志業頗詳今不必他求而用是爲銘亦足以不
朽君矣乃掩涕而㯗栝行錄如右係以朴公之辭而
納諸幽使他日陵谷之變見者庶幾哀而掩之也其
辭曰

有美一人兮玉蘊蘭茁愷悌其行兮況遠其識冲年
志學兮思省扁室一部朱書兮芻豢是悅家有名士
兮詡張吾軍綿蕝成習兮書帶播芬桐子是命兮橘

頌可作化翁何猜兮奪我瑞物何賦之豐兮何施之嗇志長年短兮古今所惻零叢剩馥兮遺在舊篋玉樓迢遞兮修文寂寞吾誰與歸兮皓天不復臨風搔白兮愴望疇昔

記述雜錄

愚省齋記

人苟有志於學則無往而非可學之地鄒魯之人未必皆賢而有孔孟焉洛閩之士未必無不賢而有程朱焉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但患無志耳志苟有在則取善而去惡已矣辛巳之春從予學于義學齋

諸君以齋不能容皆散去於是再從姪獻在掃一室於家庭之側讀書于其中而牓曰思省蓋其意以爲既不能日侍乎先生長者之前而且離羣而索居則除非同志之外其或所以往來相從者有或賢焉而或不賢焉勢所然也於是焉而不思所以處之則其或無害於學有不可知也乃用聖人思齊內省之語而時自思省焉噫可尚也已獻在乎汝可謂有志於學矣可謂知爲仁矣然汝今纔過志學之年而志學且未久矣學未及乎自知而人之賢不賢其可知之乎其或無見賢而以爲不賢見不賢而以爲賢矣者

乎苟或然矣則其所以思省者適足為斯學之賊已矣可不懼哉可不慎哉以予觀乎汝之近日所處之事則汝不自知汝之賢不賢者多矣盍亦先思所以知賢不賢者之道矣乎吾且告汝以賢不賢者之道乎以收斂身心而言則莫切於九容九思於此乎謹焉者則賢矣於此乎不謹焉者則不賢矣以接人物而言則莫先乎孝父母而友兄弟隆師長而親朋友於此乎篤焉者則賢矣於此而不篤焉者則不賢矣推此類而長之凡天下之事莫不有善而有惡其為善者則賢為惡者則不賢是說也具在方冊故曰為

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又莫先於讀書讀書獻在乎明窓棐几整百源之會襟布橫渠之簡編俯讀仰思不緩不急磨以歲月則凡所謂賢不賢者之道始乃了了於目前而吾之所以思省者於是焉得矣獻在乎人將見汝而思齊焉毋令見汝而內自省也

驚雷鄭再從叔蘭谷書

一雨露也而松桂得之則養其枝條樲棘得之則長其刺嗚呼天下之事善與惡兩端已矣善固可師也而惡亦無傷焉惟在反求如何耳此文裕所以思省者而師門之所拳拳發揮者歟然言之

非艱惟行之艱此吾所以嘗有愧于中而今爲文
裕謾說焉是亦足以爲文裕內省處也耶時重光
大荒落春分後三日同門友東陽后人申性均景
穀父跋

審湯節漸有復和之望刀圭之餘亦不廢朱書日課
拚慨所禱朱子曰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每誦此句未
嘗不歎息而自悼君須勿以少壯自緩若得少閒隙
時偸些少工夫看些少文字益究聖賢所說底道理
以爲培殖本原而枝葉張旺之地也苟能如是則雖
鈍根下品不患其難立況其質也淸粹已自冲齡取

舍旣明好惡大定凡紫之亂色莠之害苗辨之已久者乎因是而進當無堅不入無幽不闡終至於路坦坦而驅脂輪矣見道谷集

吾知汝病矣汝本氣質淸弱侍湯之餘因之大痛竟又執喪一年用心大苦之所致也氣由神全而神之所舍則心也心苦則神失其養而氣不全血由氣旺而氣不全故血不足氣血俱虛而寒熱斯作肺者氣海也而氣不多則肺虛肺虛則咳作心苦則邪火斯起思多則脾胃斯傷此皆汝病之所由作而要之皆執喪過苦之致也執喪而得羸瘠之疾先進所不免

而春翁爲尤甚考之譜狀可見矣汝須從玆以往只看作尋常病而决不可以人言而自疑也一敬敵千邪神守其舍則百鬼退聽此平日滿頭蒲耳說與汝者也家人所欲爲者亦姑任之不必太屑屑禁之以傷吾胷中也只淸心省事間與汝兄談文字說家閒措置事從容養神節飮食愼起居久久不懈則自可見效但此亦尋常行過不可以爲病之心念念在胷中以爲如此則無害如此則有害還自擾擾也渼湖曰役於物則心梏梏則失其神明周流之體病亦物也此吾所折臂也汝其念哉敬哉見蘭谷集

閒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學始於不欺闇室 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厚重 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爲能保其不爲之乎若顔叔子之達夜秉燭楊伯起之暮夜却金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爲

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眞能愼獨者也敬叔文裕聯髤讀書于思省齋中余懼其無嚴師畏友之警益易或至於閒斷而且不謹獨也茲書寄先進古訓用代盤銘焉敬文乎其欽念哉蘭翁贈公

及敬叔

亭亭玉井蓮猗猗淇園竹愛爾天姿美對之喜可掬提槧日相從慰余陋且獨蠔荔樂無窮況同圓枕宿實爲宗衰榮吉祥不待卜學問功斯大此言須三復執玉如恐墜奉盈如恐覆敬哉無貳心爲仁在乎熟

見蘭谷集

〇爾栺公

有姪有姪病轉急不耐春寒與夏濕山庭寂無趨過人詩思禮情悄獨立誰能如爾張吾軍中夜十起百憂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春意減卻花樹鄉見蘭谷集○姪稽公

愚省齋遺稿卷之三

問彥乃久墓誓右之 伏不審比
學及是時益何 安寧之後退壯矣
來春君屢届
書悵私了難者達矣
從祖及身嚴度不以頭學經濟
執罪長之意言及之悵悉也貴時至申
或更損傷
是穀而錄講義之上物臨不能抄上
然後知其道康旺精毋主產了已
留像 還復後之覺了日用之候矣
滿璋既何居而脫甚解幾番力

貴兄儀早晨保髯枝筆可
何如凱危之充足壺遊乳休菖蒲旦
下惠居　十卜諸郎以附承宗五季
豈如此一再從徑宕乎幸即以書
狀之安還云篤幸可　供稿郡草
無以之福之不浸寄寓悠交作蹊
話題交錯之堂　之察不啻白
嗽無附禪稿趣不餒臍之嗶吟殘
甲申四月八日一再從徑宕子　獻齋在
上乞

差痊也ゝ以六脉是有良状每於静時
思耳良久又極力而為調理得而病忽
然瘥矣讀思索一不得任意之多同意遂
用心精ゝ別般程揣天人象懷且病者
其類隨日而不待名言而可　之詠矣擬
讀季康ゝ論篇二十日素書不困而維持
者又取此篇初學附注素義為易而詠誨
旌鍾執意其漢於也不意也鳥飢之力已也惟

伏望時
賜鎮海以強之義号曰親子亦不以希候
嘆之綴續切慄問子詠物謙子与玉酒姑
亡和巧偃以念目君之言亦者君曰天司所
戯不以会旅上言乃　令独家聰子謙大

右遺墨

上道谷書

嗚呼此思省齋遺稿同門友宋君諱獻在文裕甫之所著也君天資淸粹溫良而早承薰炙其知識之高明踐履之篤實未及弱冠儼然爲儕流之所推服而至以王井之蓮淇園之竹乃見許於三席則君之所自期者亦益遠且大矣惜乎天不假年不幸執喪過禮竟得疾而歿于甲申之冬時才二十有二歲矣嗚呼悲夫以斯人之志而乃止於此人孰得以知其人而賞其志哉性也從遊日久不忍其終湮沒而無傳焉故與君之族叔敬叔甫蒐聚其詩文若干篇編次如右竊看其尋常尺牘片言隻字亦莫非道義中出

來其所養者不潑則安能如是也至若讀書雜錄是和靖之片紙其心可識病中要覽乃東萊之日記不爲血氣所移者而尤可以見其志矣故不嫌重複而幷存錄焉附錄亦君之所嘗手集者而又可見其淵源授受之正故今亦附于末覽者詳之君平日不事著述而雖有所著者亦不置巾衍而太半遺失故今此編輯寂寥乃爾尤可惜哉其或散在知舊間未及搜來者君之伯氏應旒甫將訪求續錄云爾肰此特君之糟粕耳其秀瑩之資明淡之懷與夫孝友睦婣任恤之行於何乎復可見乎噫其悲夫歲甲申嘉平

月二十三日友人東陽後人申性均謹識

先考志尚德學申公跋語已發揮得盡矣但其所謂附錄者乃先考平日手輯師門尺牘詩文及道谷公書也今略加刪節而名以記述雜録附于輓誄行錄墓誌之後又刊附先考手筆遺書其下使千載之後或有以知先考德學之外 如流之盛又如此云旃蒙赤奮若大壯月之中澣不肖男鎭璧謹識

This book should be returned to the Library on or before the last date stamped below.
A fine of ten cents a day is incurred by retaining it beyond the specified time.
Please return promptly.

RESTRICTED SHELF